

# 学问为基 风骨为镜——柴建国的笔墨之道

■ 李建森

在喧嚣的当代书坛，柴建国先生沉静如山。他让人重新思考：笔墨的深度不在形式，而在学问与风骨的积淀。我曾随杨吉平先生拜望他，感受到一种由学问与风骨铸就的文化气象。那份亲历，让我对“山右书学”的理解从纸面走入有温度的生命实践。柴先生不以视觉上的惊涛骇浪留名，而以学者书家的沉潜持守，为这一地域传统完成了庄重的学理奠基与精神接续。他的生涯，将古典文献、地域史学、师道传承与学院教育熔铸一体，构筑了一种足以抵御流俗的完整文化人格。

柴建国的书法根底，首先来自山西书学的厚重传统。从先秦吉金、北朝碑版的雄强，到傅山“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风骨，形成了重气骨、重学问的地域基因，深烙于他的学术意识，成为审美的底色。

在此基础上，是卫俊秀先生的直接法乳。他立雪卫门数十年，承袭了卫老熔铸鲁迅精神与《史记》风骨的“烈丈夫气”，并认同“人书合一”的准则。晋学底蕴与卫门法乳，铸就了他“以学养书、以品立格”的立场。在他看来，笔墨是载体，所载应为学问、心性 with 历史；下笔则追求“稳实雅谐”，讲求冲和简远的书卷气。那不是故作风雅，而是长年沉潜典籍后，自然流露的理性与从容。

在技法上，柴建国以颜真卿为筋骨，奠定了宽博、沉厚、正大的格局。颜体的庙堂气度与端严法度，恰好契合他对“书卷气”中“正”与“厚”的追求。但他不止于复刻颜体，而是融入卫俊秀、傅山一脉的倔强与生拙，使线条沉着中

蕴含内敛的张力；同时又取法二王，借其使转与飘逸来调和可能的板滞。他的取法，是“尊师”与“入古”的理性融合，博观约取，一切古典资源都被学养所消化，服务于心性的表达。

柴建国先生常说：“不敢唐言‘创新’。”认为若能广师博取、熔铸得情，新意自会从中生出。细观其书作，结字从容舒展，行气连贯而有节律，没有刻意求怪的习气，也看不到讨好视觉的流媚。他的字是需要“读”的：在平实的点画和以颜为基的架构背后，能读到书学气格的传承、卫门的精神烙印，以及一位学者严谨的思致。他被视作“正统派”，其价值正在于此——那是清晰的学理与明确的师承在个人心性中熔炼后的结晶。

论及自己的字，柴建国从不自矜。他常说：“我的字，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就是老老实实写字而已。先贤怎么写，我就怎么写。里头有没有一星半点儿自己的东西？我我没有，至少基本没有。我没有我的蒙师、我的先舅父写得好的，没有我的老师卫先生写得好的。”他恪守傅山的训诫，以“作字示儿孙”的态度对待书写。这份谦逊背后，是深沉的学问根基——当一个人把自身置于千年传统谱系中，便自然明白个体的渺小，笔墨的责任在传承，不在炫技。

放眼毕生事业，柴建国先生更重要的贡献，是竖起三块学术基石：为山右书学立史，为先生卫俊秀立心，为高等书法教育立制。

他为山西书法立史。很长一段时间，山西书法史如散落的珠玉，却无人串联。他以一人之力，积十年之功，完成《山西

书法通鉴》。这部巨著五十余万字，配六百余件图版、七百多方印鉴，系统梳理了从先秦吉金、汉魏碑刻、隋唐墓志到近现代名家的完整脉络，犹如绘制了一幅精密的“文化基因图谱”，使“山右书学”从模糊的地域概念升格为脉络清晰的学术体系。书成后，姚奠中先生称“实可不朽”。林鹏先生著文《煌煌巨制，功在千秋》，指出这是山西第一部书法通史，外省亦无，科学性高，对阎锡山、冯司直等争议人物评价公允，对侯马盟书及北朝书风等提出了独到见解，是“真正的文化建设”。张颌先生特意致电：“你的书一定会传世的。”

他为先生立心。对卫俊秀先生，他选择了一条最艰苦也最深情的路：文献整理。先出版卫俊秀 1971 年至 1979 年日记《居约心语》，继而倾力整理、校注跨度从 1966 年至 2001 年的《卫俊秀日记全编》上下卷，将先师在特殊年代的苦闷、坚守与精神跋涉公之于世，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存下一份珍贵的“人格档案”。那部百余万字的日记全编，卫先生字迹极难辨认，他独自一人电脑录入，“别人没有打过一个标点符号”。白天上班，夜晚打字，经常彻夜不眠，“打到不知东方之既白”。此外，他还编有《卫俊秀书法》《若景轩藏珍》《卫俊秀草书诗卷》《卫俊秀书历代名贤诗文选》《卫俊秀书法研究》，与朱忆湘合著《卫俊秀传》，并为恩师陈曼若先生主编出版《陈曼若书法篆刻集》。林鹏先生感慨：“史称刘雪崖是傅山之功臣，柴建国是卫氏之功臣。”可谓知言。

他为高等书法教育立制。他没有止于书斋。2002 年，他创建山西师范大学中国书画文化研究所并任首任所长；2004 年主持开办书法本科与硕士教育，亲手擘画培养方案，将“重文献、重史论、重根基”的理念注入课程，使书法教育免于沦为浅薄的技艺训练。尤为关键的是，他将卫俊秀先生“烈丈夫气”与“书卷气”并重的美学主张，从个人化的书风追求提升为学院教育的核心精神与制度性标准。2023 年，该所正式获得本、硕招生资格，教育理想在更规范的层面得以确立。他是山西高等书法教育名副其实的架构师，所立之制，滋养了一代代学子。

在浮躁的当下，柴建国先生的一生，恰是“以学问为基，以风骨为镜”。以学问为基，他以古汉语的扎实功底、对山西书史的深湛研究，为笔墨与教育构筑了坚实的理性框架，字里行间便有了沉静渊深的书卷气。以风骨为镜，他毕生以傅山的“四宁四毋”、卫俊秀的“烈丈夫气”为圭臬，将峻洁的人格与不屈的气节，作为检视自身、培育后学的明镜。他以史学构建地域书学的坐标，以文献守护先师的精神血脉，又以教育铺设未来的传承之路。他的笔墨，正是这种深厚学问与峻洁风骨的自然外化。

他笔下的每一根线条，都不止于技艺，更是一种文化陈述与人格签印。当学问的深度与人格的高度成为笔墨的底色，作品与事功便自然获得了超越形式褒贬的、沉静而持久的力量。这是“山右书学”在当代最坚实也最耐人寻味的回响，一面映照浮躁、守护本真的明镜。

## 诗籬邑 旭宇

没有区别(外一首)

■ 江非

我喜欢那些鸣叫的鸟  
也喜欢那些不叫的鸟  
半夜三更不睡觉的鸟  
我也不讨厌  
鸟能有什么区别呢  
最终它们都是不叫的  
都是离你远远的  
你只要想明白  
这个世界，只要有鸟就行了  
在一个有鸟的历史中  
我们要去工作

## 雪白的墙

■ 梁小斌

妈妈，  
我看见了雪白的墙。

早晨，  
我上街去买蜡笔，  
看见一位工人  
费了很大的力气，  
在为长长的围墙粉刷。

他回头向我微笑，  
他叫我  
去告诉所有的小朋友：  
以后不要在这墙上乱画。

妈妈，  
我看见了雪白的墙。  
这上面曾经那么肮脏，  
写有很多粗暴的字。  
妈妈，你也哭过，  
就为那些辱骂的缘故，  
爸爸不在了，  
永远地不在了。

比我喝的牛奶还要洁白，  
还要洁白的墙，  
一直闪现在我的梦中，  
它还站在地平线上，  
在白天里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我爱洁白的墙。

永远地不会在这墙上乱画，  
不会的，  
象妈妈一样温和的晴空啊，  
你听到了吗？

妈妈，  
我看见了雪白的墙。

太乙近天都連山接海隅白雲  
回望合青靄入水無分野巾  
峰變陰晴衆壑殊欲投人宿  
處隔水問樵夫

王摩詰詩終南山一首 柴建国

康寅秋八月 柴竹木於若景軒

## 半百人 人生始从 容

■ 卢文丽

多年前，小说家荆歌从苏州托人带给我两本字帖、两支毛笔。一本是《孔子庙堂碑》，一本是魏碑，帖页间夹着一张便笺：“先练虞世南，魏碑得慢慢懂。”末尾有一句：“我侄女到你那儿工作，请多关照。”我曾寻思荆歌送帖的含意，是劝我习书养性，还是托我照应侄女？那两本字帖一直留在书架上，提醒我与笔墨有一段未开启的缘分。

上世纪 90 年代，我在报社跑文化口，经常陪书画家下乡，到工厂、部队写春联、送“福”字，与书法家接触挺多，却始终只是旁观者。那时年轻，每天忙着采访、写稿，无暇顾及请教。十年前赴台参加两岸文学交流，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被薛绍彭的《云顶山诗卷》吸引，深深地感受到书法之美。之前只知“苏黄米蔡”，后来才晓得，北宋书坛还有一位与米芾齐名的人物。

五十岁以后，孩子们长大了，日子慢了下来，我开始有意识地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想着退休后要去看世界，便决心学英语。从手机软件到线下培训班，从背单词到练口语，坚持了好几年。疫情期间，培训班关门，学费打了水漂，我便在微信上拉着儿子练。可我说英文，他们回中文，还常笑我发音太 low。倒是在法国工作的妹妹最有耐心，不时陪我用英语聊家常，聊父母近况。如今，科技进步了，手机里的人工智能口语

教练，随时都能陪练，学习变得更便捷。

后来，我又迷上了旧体诗。钻研平仄格律，推敲字句声韵，竟乐此不疲。写得多了，便生出新的念头：古人诗成，多亲手书写，诗与书原本就是相通的。有一次，去富阳看造纸，人家送了几刀有点瑕疵的元书纸，又有懂金石的朋友，给刻了几方印。纸有了，印有了，心思便活络起来：万事俱备，只差一手丑字了。

我没有系统学过书法。儿时见过外公写毛笔字，外公高小毕业，常替乡亲写信、写春联。我至今仍记得他磨墨时从容安静的神情。墨香在屋里缓缓弥散，人心也随之沉静下来。外公跟我的通信，皆是繁体，竖排，无标点，字迹端庄、清朗。许多年后回想起来，那不仅是家书，更是一种传统文化无声的传递。

于是，我买来《寒食帖》《韭花帖》《花气熏人帖》，一有空就临帖。临着临着，仿佛苏轼、杨凝式、黄庭坚这些古人，从历史深处走来，与我共坐灯下。

一个秋夜，我临《韭花帖》，窗外桂香浮动，忽得四句诗：“虚窗执笔揖杨家，萧散灯花对韭花。闲听江南黄叶雨，暗暗只向木樨嗟。”

诗与字在那一刻彼此映照，也让我体会到古人所谓“书卷气”的意味。

练字最大的收获，或许不在笔法，而在修心。性子急的人，总想着快些写完；可一方砚台里的墨尚未用尽，一张宣纸尚未写满，只能静下心来继续。久而久之，人也变得从容一些。或许，难的未必是学到新东西，而是改掉旧习气。

这些年，我业余写诗、写小说，学英语、练书法，中年人的生活看似简单，却不单调。这种自律的生活也让我领悟到，人终究要学会与自己相处，将自己安顿好，便日日

是晴天。几年下来，也算略有所得。出版了旧体诗集，英语日常交流基本无碍，毛笔字也敢偶尔拿出来见人，还参加了公益书画展……人生似乎多了一些意义。

年轻时，人总被许多东西束缚，怕出错，怕失败，怕丢脸。过了五十岁，反倒胆子大了起来。一次看到王蒙先生的视频，九十多岁高龄，依然骑马，熟练使用智能手机，会几门外语，对世界始终保持旺盛的好奇心，真是令人敬佩。

人生从来都没有太晚的开始，求知无关年龄。学习，不仅是获取知识，也是在不断更新、丰盈自己，让生命拥有更多的维度和更美妙的风景。

谨以自己的两句诗作结：“光阴指隙翻新页，半百人

人这一生，味蕾总是格外执拗，年少时邂逅的滋味，常常会深深镌刻在记忆深处，任凭岁月流转，始终难以淡忘。于我而言，属于夏天最标志性的味道，永远是太钢汽水。数十载寒暑更迭，周遭万物不断变化，唯独这一口清润的甜，恒久不变。

儿时每逢暑假，我们同辈 6 个兄弟姐妹，总会齐聚爷爷家中，整日相伴，嬉闹度日，燥热漫长的夏日，也因为一众孩童的相聚变得鲜活热闹。

那个年代市面上冷饮种类寥寥无几，能够消暑解渴的选择十分有限。父亲与大爷都是太钢老职工。每到盛夏高温时节，太钢厂工会给职工发放散装消暑汽水。大家都自备厚实粗大的塑料壶前往灌装。等到傍晚下班时分，父亲提着两大壶汽水，大爷同样拎着两壶，四壶沉甸甸的饮品，裹挟着厂区内的清凉，一路带回爷爷家。

尚未开盖，淡淡的甜香似乎就从壶口溢出来。旋开壶盖的刹那，细密气泡滋滋向上翻涌，清新柔和的果香充盈整个屋子。6 个孩子早早围拢在桌边，争先恐后拿出自己的搪瓷碗等待着。汽水入碗，凉意顺着瓷壁漫到指尖，仰头饮下，清爽甘甜直入咽喉，一路驱散周身暑热。太钢汽水口感干净柔和，甜而不腻，没有繁杂的调味，简简单单，却足以抚平盛夏所有烦闷。那时的快乐格外简单，一壶散装汽水，一群相伴嬉戏的手足，便能撑起一整个暑假的欢喜。年少饮下太钢汽水，品尝到的是酷暑里难得的清凉，是兄弟姐妹相聚相伴的热闹，是无忧无虑的童真。

年岁渐长，为了生活四处奔走，我走过国内许多城市，品尝过各地富有代表性的汽水。不少城市也拥有专属本土饮品，包装精致，风味繁多，各有特色。可一次次尝试之后，心中依旧清楚，这些饮品始终无法替代记忆深处的味道。他乡的风味再好，终究缺少一份扎根故土的温情。

如今人至中年，夏日如约而来。太钢汽水早已推出瓶装产品，街边店铺随处能够买到，不必再等候父辈下班，从厂区费力拎回沉甸甸的塑料大壶。父亲和大爷早已退休，当年 6 个兄弟姐妹在爷爷家度过暑假的场景，也随着各自成家立业，渐渐难以重现。很多熟悉的画面慢慢消散在时光里，唯独对于太钢汽水的偏爱一直保留。

时光缓缓向前奔走，许多事物不断迭代更新，无数场景一去不返。但总有一种味道跨越岁月，静静等候故人相逢。太钢汽水承载着属于我们这代人独有的夏日趣事，藏着家属楼里的烟火、手足相伴的欢笑。岁岁盛夏，一口清甜依旧，这份不变的滋味，便是心底最珍贵的夏日念想。

## 夏日里的太钢汽水

■ 金龙